思政教育如何“解码”大学生圈层文化

□本报记者 汪 恒

玩鞋的有“鞋圈”、收集玩偶娃娃的有“娃圈”、动漫爱好者也有“二次元圈”……年轻人的世界里,五花八门的圈子越来越多。据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廉思去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成果,“圈层社交”是新生代人际交往的重要特征之一,“年轻人常常以兴趣、喜好聚集成一个个圈子,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语言体系,并成为众多网络流行文化的发端”。

近年来,圈层文化在大学校园里也变得越发常见。据中国青年网近日的一项调查显示,有56%的受访大学生认为自己是某个小众“兴趣圈”中的一员。对于新生代大学生的特点,高校思政教育把准脉了吗?思政教育工作者如何突破代沟迷雾,继续做好新一代青年的知心人?本报记者日前就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圈层文化给思政工作带来新挑战

在浙江财经大学数据科学学院辅导员蒋萌的印象中,“混圈”的学生这几年明显多起来了:“喜欢二次元的学生会在宿舍里张贴海报,‘LO娘’(把洛丽塔服饰当日常服饰来穿的姑娘)有时会穿着小裙子来上课,朋友圈里也有学生喜欢‘晒’抢到的限量版球鞋。”在浙江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由于设有服装相关专业,辅导员方媛经常能见到一些喜爱JK制服(日本女子高中生校服)、洛丽塔洋装(一种源于欧洲、在日本流行的宫廷风服饰)等小众风格服饰的学生。

为何大学生会热衷各式兴趣圈层?“这些兴趣爱好,迎合了年轻人渴望表达个性、追求与众不同的心理,更容易成为潮流,并形成趣缘社群。”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副书记刘望秀认为。在浙江万里学院教师杨琼看来,网络媒介的迅速发展赋予了青年人构建独特文化空间的权利,通过“小众圈”,他们构建起自己的文化想象,并找到了认同感和归属感。“很多兴趣圈层的线下活动离不开分享与消费。现在学生的经济条件在变好,这为他们拓展兴趣提供了支持。而通过圈层结交到有共同语言的朋友,也能带来一定的满足感。”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辅导员翁颖告诉记者。

圈层文化的流行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带来了不少新的挑战。刘望秀几年前就碰到过一名沉浸于二次元世界的学生。这名学生很少去上课,也不愿与身边同学交流。刘望秀查找了很多关于二次元的资料。在了解了学生的兴趣世界后,刘望秀开始引导学生发挥日语兴趣,尝试去做动漫日语方面的直播。学生的自信心建立后,刘望秀又和他约定,要把学业和兴趣爱好的时间分开。一年后,该生不仅成绩位居全班前列,辅修了日语,还成了直播平台的“网红”。

“二次元文化作为青年群体亚文化的一种,其携带的非主流价值观对高校思政教育带来了冲击。我们要引导学生不把网络亚文化作为逃避主流文化的庇护所。”刘望秀说。“如果学生长期接受单调同质的信息和文化,容易陷入‘信息茧房’的牢笼。”杨琼告诉记者。宁波大学昂热大学联合学院辅导员徐晓宇认为:“把兴趣圈层作为生活重心的话,对‘本圈’以外的人容忍度会降低。因此,要引导学生拓展视野,意识到在圈子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

不少兴趣圈层都和消费投入紧密相关。“像男生爱收集的球鞋、女生的制服和玩偶娃娃不少都要价不菲。”翁颖介绍。近年来,大学生深陷“炒鞋”“炒娃娃”风波的案例也屡见于报章。刘望秀认为,如果察觉到学生有过度消费的倾向,教师可以心平气和地学生交流资金的来源,了解其是否为自身劳动所得,并引导他合理规划支出。“我们要帮助学生认识到,金钱投入并不是追求兴趣的唯一途径,相关知识和信息的获取更为重要。”蒋萌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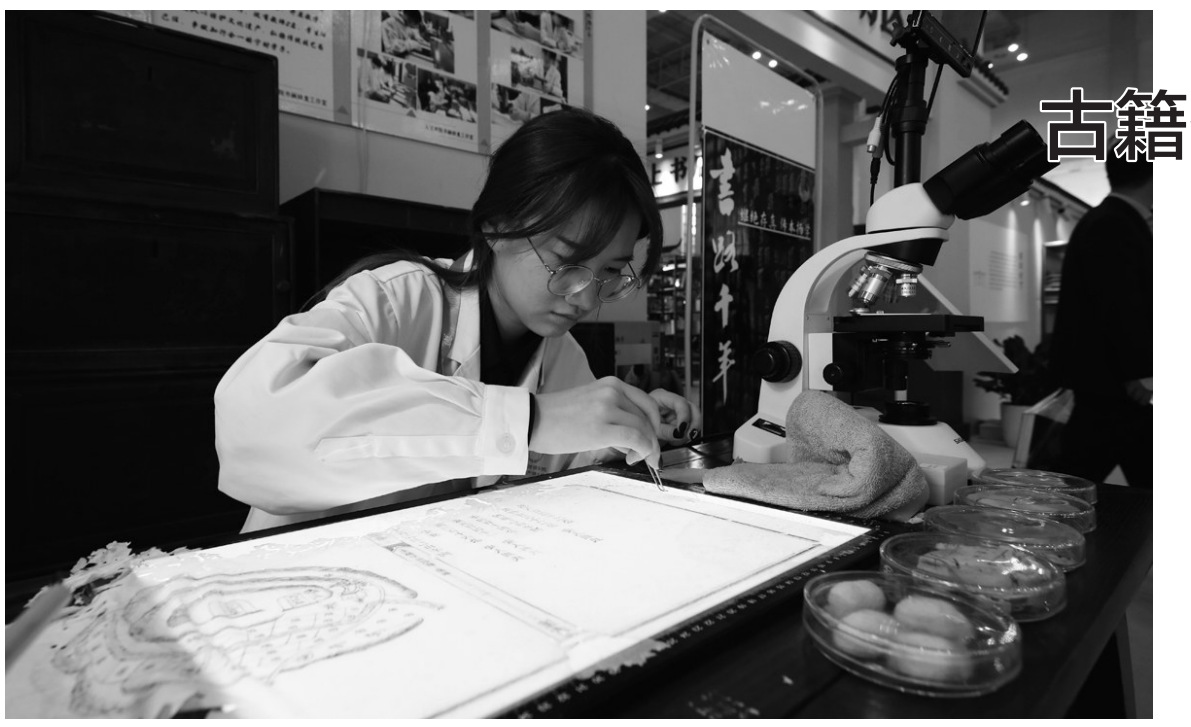
在有效沟通基础上寻找教育突破口

面对圈层文化,高校学生思政工作首先要“破译”代沟难题。刘望秀认为,教师在与学生的接触交流中,要避免“鸡同鸭讲”。“教师先要自己去理解这些新事物,才能做好引导工作。由年轻人将知识传递给前辈的后喻文化正在兴起。对于教师来说,这也是一种相互学习的过程。如果引导得当,完全可以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力,让他们变得自律和努力。”刘望秀的思考也得到了辅导员圈的认同,她帮助学生走出二次元沉迷的案例还获得了浙江省辅导员工作案例大赛一等奖。

学生多样的兴趣圈层有时也让教师们看到了积极的一面。蒋萌认为,学生在“圈子”内部联动或对外宣传中,也常常不经意间锻炼了组织统筹能力,甚至提升了媒介素养,掌握了视频拍摄、制图等技能。在浙理工国际教育学院,小众风格服饰的设计开发也成为被鼓励的创新创业方向,学院甚至还设有汉服产业的校外实践基地。2018级服装与服饰设计(中美合作)专业学生范雨洁就将JK制服作为在校创业的突破口。“从设计专业的角度,我觉得市面产品的色彩搭配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希望能帮助小众服饰‘出圈’,为更多人喜爱。”范雨洁表示。

学生群体的新特征也在启迪教师检视已有的育人策略。“作为教育者,我们也可以适当地把自己的兴趣标签展现出来,让学生们觉得,老师也是‘混圈’的同道中人。每一代人都会追求兴趣爱好,只不过方式不同。我们可以以身作则,告诉学生如何处理好爱好与生活、事业之间的关系。”蒋萌说。她还尝试过在讲授“一带一路”相关课程时,穿着唐代服饰,从服饰介绍入手,来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历史传统。“‘圈层文化’既是趋势,也是现实。如果引导得当,将打造全面互联互通、开放和谐的圈层生态系统,使青年价值观教育生动鲜活起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杨琼告诉记者。

新闻·观察



古籍修复亮相书展

在近日的浙江书展上,宁波财经学院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学生古籍保护团队应邀在现场进行书画古籍修复、装裱装帧的技术展示和互动。同时,展示活动也在网络平台进行了直播,吸引不少人观看。

(本报通讯员 邹安烨 张培坚 摄)

温大瓯江学院:“五位一体”培养直播人才

本报讯(通讯员 杜晓哲 吴小虎)日前,温州大学瓯江学院直播学院成立。校方提出,将打造专业技术导师、供应链、配送端、直播工作室等“五位一体”的直播人才培养模式。

据介绍,直播学院以学生创新和创业意识培育为落脚点,以市场化为导向,致力于打造直播创业生态圈,打通高校直播产业链,创设创新创业人才“爱温留温”发展环境,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目前,直播学院已成立直播社团、创业导师工作室,并聘请了20位创业导师,其中有2位还是拥有千万粉丝的“网红”主播。同时,直播学院也启动了流媒体运营师培训班,将分别开展乡村振兴、直播创意普法、鞋服、地方特色产业、旅游景区、风景民宿、特色餐饮等方面的直播培训,做到培训工作常态化。

第一期已经有60名学生报名参加直播培训学习。培训采取“短期理论学习+实践操作”的课程体系。培训结束后,学生一方面根据自身的专业知识为消费者推荐优品好物,另一方面也积极服务于乡村振兴。此外,学院还联合投资机构、银行、企业等创设各类创新创业扶持基金,对培养出的好项目和优质主播给予资金帮扶或资本对接,解决学生创业过程中的资金问题。

浙农林大携手海外高校成立跨国工作坊

本报讯(通讯员 霍婷婷 陈胜伟)近日,浙江农林大学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法国巴黎-拉维莱特国立高等建筑学院等3所学校共同开设了联合庭院设计工作坊,引导研究生拓宽设计视野。

据介绍,国际工作坊开设的通知一经发出,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学生的申请。工作坊成立后,三校随即联合开展了庭院设计比赛,三国的教授和学生不仅展开了庭院设计的中西差异与古今发展变迁的相关讨论,各校学生还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项目设计。指导教师洪泉认为:“这次国际工作坊,克服了距离、时差、语言等困难,是我们研究生教学的一次大胆尝试。在临时组建的师生团队中,大家都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在短短一周内,高质量地完成了别墅庭院的设计任务,体现了大家的创作能力和协作能力。”

“工作坊活动的开展,是在疫情背景下,利用互联网技术使学生走出课堂、走出班级、走出地域的一次尝试。”联合庭院设计工作坊发起人、浙农林大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教师王欣表示。

浙财大援疆教师团5年倾心帮扶硕果丰

□本报通讯员 赵 蕾 金 晶

仅仅两年,浙江财经大学援疆教师张雷就帮助新疆理工学院实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社科基金项目申报的“双突破”。这让当地很多教师欣喜不已。

作为浙江省援疆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浙财大援疆教师团近5年里为受援的新疆理工学院带来了不少转变:20余位年轻教师在“传帮带”中积累工作经验,科研课题申报通道从无到有,新专业不断涌现,各类竞赛获奖层出不穷……

新疆理工学院(原新疆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是新疆阿克苏地区唯一一所本科层次的普通高等学校。教学资源相对不足,再加上现有教师教学经验相对缺乏,学校教学工作进展举步维艰。自2015年起,浙财大连续向阿克苏地区选派了13位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进行对口帮扶。这些教师大多是40岁以下且具有博士学位的教授。在援疆期间,他们不仅在教学、科研上“帮带徒弟”,还积极参与到学校的管理和未来发展建设规划之中,为推动受援学校教研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石向荣是浙财大第一位前往援疆的教师。“我的教学内容主要是计算机程序设计。为了让当地学生能更好地理解课程内容,我们几个老师从课前、课中、课后几个方面想了一套‘组合拳’,比如引入最好的教学资源,利用浙财大所使用的慕课平台,通过教学将课件、题库等材料引入阿克苏校区,从而留下带不走的资源。”他说。

石向荣在援疆期间共帮带不同专业的年轻教师累计10名,通过50余次听评课、2次专题讲座,不仅提升了所帮带徒弟和校区年轻教师的教学业务水平,还留下了丰富的教学资源。此外,他还牵线浙江省MOOC品牌玩课网,使得新疆理工学院成为玩课网第84所合作院校。目前新疆理工学院已在平台开通3门课程,受益群体覆盖18个自然班,使用人数达598人,受到了当地学生和教师的好评。

来自浙财大外国语学院的教师周群参与援疆工作时已届退休之年,作为唯一一位女教师,周群带去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有深度的鼓励和有温度的帮助。2016年年底,周群个人出资设立了“两江情-Lucia英语教学奖”奖教金,用于奖励在英语教学中表现优异的青年教师,每年资助3000元,时限为4年。正是周群的这份“真心”,换来了学生“我们漂亮的女神姐姐”的亲切称呼。

“当地学生对老师极为尊重,路上见面都会真诚地打招呼,每次课间板书也会有学生主动来擦黑板。”方成是唯一一位两次进行援疆工作的教师,他对当地学生的印象很好,希望也能为学生们带来更多积极的成长体验。除了日常的管理工作之外,方成积极组织学科竞赛,在第六届“互联网+”自治区赛新疆赛区中指导学生获得了自治区综合第六的好成绩,所带团队还获得两个自治区铜奖。

在援疆教师的积极推动下,新疆理工学院不仅实现了从独立学院到公办二本院校的转变,更涌现了许多新专业,教学层次稳步提升。2017年新增会计、纺织等专业,2018年新增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目前,新疆理工学院已开设了包括法学、工商管理在内的18个专业,育人水平不断提升。

破除“五唯”弊端,让科技奖励回归学术

□熊丙奇

修订后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日前公布。新版条例最引人关注的亮点之一是报奖方式由“推荐制”改为了“提名制”,在坚持政府主导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专家学者作用,突出奖励的学术性。

“提名制”是国外科技奖励的主要办法。比如,诺贝尔科技类奖项评选就是由提名专家提名,获奖者本人并不参与申报,有的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被提名。

实际上,国家科学技术奖励从2017年开始就已经在试行“提名制”。同年发布的《国家科学技术奖提名制实施办法(试行)》中规定,提名者应承担提名、答辩、异议答复等责任,并对相关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提名机构和部门应建立规范的提名遴选机制,择优提名。

但这一机制中增加了公示环节。实施办法规定“提名者在提名相关材料公示前,应征得项目主要完成人及其工作单位和完成单位的同意。提名机构和部门还应在本机构、本地区、本部门范围内再次公示。”此举的主要目的应该是确保提名材料的真实性,让提名接受监督,然而,让被提名者知道自己是被谁提名,也让“提名制”变为了某种形式上的“推荐制”,给“找名人提名”“包装报奖”“跑奖”“要奖”留下了“后门”。

在笔者看来,要杜绝这样的问题,必须破除学术利益共同体,构建学术共同体,让评奖回归专业学术评价。同时,要破除“唯奖项论”,让奖项回归荣誉,而不再将其与待遇、学术特权挂钩。

能否完全实行提名保密的提名制,而不需要采取公示来防止提名人从利益而非学术角度提名?这首先取决于学术共同体的构建,确保学术评价不受行政和利益因素影响,具有独立性与公信力。目前看来,我国学术评价还存在行政主导评价,导致学术评价行政化与功利化的问题,公示申报材料是为了避免包装与暗箱操作,但是在行政化和功利化的驱使下,“跑奖”“要奖”很难遏制。

科研人员为什么这么在乎奖项?这其实就是行政主导评价的结果,在我国的学术研究中,存在“申请立项、包装报奖、获得奖项、以成果再去报奖”的“包装学术”利益链。这也就是教育评价和学术评价中的“唯奖项论”“唯帽子论”——把获得奖项作为研究人员的“身份”,诸如某某奖项获得者,戴上“帽子”。

要让科技评奖回归荣誉本身,起到激励科研人员追求原创科研成果的作用,可以尝试对科技奖励“瘦身”。当前,科技奖励存在奖项过多的问题,这也诱发一些科研人员还没有做出科研成果就开始运作包装,(由自己或者所在机构)找提名人提名。我国的国家科技奖励也可以借鉴诺贝尔奖,只授予少数几项大奖。这并不会影响科技奖励的权威性、影响力,反而会起到更强的导向、激励作用,助推不以追求奖项为目的的学术研究风气。

同时,对于获奖者,也不应该把获得奖项作为研究者的“身份”,给予相比其他科研人员“过高”的学术特权。在美国高校,诺贝尔奖获得者所获得的“优待”,不过就是提供专属停车位,这是荣誉的象征,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特权和利益;在参与学术研究活动时,诺贝尔奖获得者也需要和其他学者一起平等竞争。

专家视点